

（三）李光地撰

榕村全書

第二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編者：李光地



(清)李光地撰 陳祖武點校

榕村全書

第二冊

● 臺灣出版業發展
福建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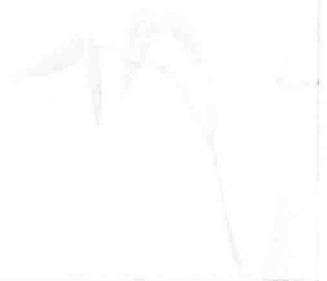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冊目錄

尚書解義 / 一

洪範說 / 七七

詩所 / 一二七



尚書解義目錄

卷一

堯典

.....五

舜典

.....一一

大禹謨

.....二一

皋陶謨

.....二八

益稷

.....三二

卷二

禹貢

.....三九

洪範

附洛書

.....六三

尚
書
解
義

尚書解義目錄

卷一

堯典		五
舜典		一一
大禹謨		二一
皋陶謨		二八
益稷		三二

卷二

禹貢		三九
洪範	附洛書	六三

尚書解義卷一

堯典

曰若稽古，帝堯曰放勳，欽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讓。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

古者無謚，放勳、重華，皆頌其德美之稱。故孟子、屈原，皆引爲堯、舜之號。若禹、皋，則文命、允迪，皆屬下文讀之，亦道德美而辭繁耳。欽在內，明則敬之通也。文在外，思則文之理也。此以備於身者言也。恭者欽之發，讓者文之實，此以接於物者言也。曰安安，曰允，曰克，所謂性之者也。光者，德之光也。施於民物，故曰四表，曰被。動乎天地，故曰上下，曰格。

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協和萬邦，黎民於變時雍。

上節皆明俊德之事也。此乃言其身修而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之事。至是而後，畢放勲之義也。

乃命羲和，欽若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

以上統其德業言之，以下乃摘其行政用人之大者。順天授時，政之本也。欽、敬一也，對天言則曰欽，對民言則曰敬。

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，寅賓出日，平秩東作。日中星鳥，以殷仲春。厥民析，鳥獸孳尾。

此下析言羲和四子之職。宅嵎夷，則九州之極東處，故識其晷景，以定中國之日出時也。尤以春分之朝爲重，故因司春令。四時之政，莫大於民事。未及於人物之變者，對時順育，亦有政焉故也。言鳥獸不及草木者，統於東作西成之類，尊五穀以概其餘也。

申命羲叔，宅南交，平秩南訛，敬致。日永星火，以正仲夏。厥民因，鳥獸希革。

南交，九州之極南處，識其晷景，以定中國之日北也。上言賓，下言錢，在平秩之前。此言敬致，在平秩之後。蓋曆日月而迎送之，雖以二分

爲準，然測驗早晚時刻，四時同法。惟致午中之景，則二至者曆之元也，二至正而曆本定矣。故四時皆測，而周官惟曰冬夏致日者以此。二者尤以夏至爲重。日中者，夏之屬也，冬之屬宵中，則無景之可候矣。故於此言敬致，下冬不曰宵永，而曰日短。蓋亦主於日以相參驗。不言敬致，一蒙前義，二以夏爲主也。大司徒土圭之法，亦云夏至之景，略冬至者，又以此。自漢以下，始專論冬至，與聖人之意異。及歲分之說起，又但以冬至之日，日行疾，遂減歲分。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，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。其故則在最高卑有動移。自古以來，未正在冬夏至之日，及元作曆時恰正，今則又過之矣。若此之類，皆須參二至以酌其中，豈可以一隅論乎？

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，寅饒納日，平秩西成。宵中星虛，以殷仲秋。厥民夷，鳥獸毛毳。

西者，九州之極西處，識其晷景，以定中國之日入時也。蓋極東日出，於土中爲早。極西日入，於土中爲後。

申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，平在朔易。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厥民隩，鳥獸

駢毛。

朔方，九州之極北處，識其晷景，以定中國之日南也。蓋地極南，則夏至日極北。地極北，則冬至日極南。日極北者極暑，而二至晝夜長短之刻少。日極南者極寒，而二至晝夜長短之刻多也。推曆者，因初昏中昴，知冬至日在虛。今冬至日在箕，計差五十餘度，故歷代有歲差之說。今曆謂非天歲有差，乃恒星有行度耳。其說以宗動之天無形，亘古平運，恒星之天，與七政齊右移，但微而難覺，大率六十七年而差一度也。

帝曰：「咨！汝義暨和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，成歲。允釐百工，庶績咸熙。」

以上所命，曆象日星之事。此又總而命之，蓋曆象月辰之事也。日星，陽也。月辰，陰也。日紀於星而成歲，故司寒燠啓閉之候，而陽功興焉。月會於辰而成月，故動山川風雨之氣，而陰事統焉。月佐日以成歲功，故其法不可以相離也。如上分職，四時明矣。驗以日星而可知矣。惟朔望二弦，與平氣不相應，故十二月不盡周天之氣。是時未定而歲未成。

也，於是考月辰之會次，以月隸時，而置閏以追之，則四時定而歲成矣。百工理而庶績熙者，即上文民事之成也。傳曰：「歸餘於終，事則不悖。」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「疇咨？若時登庸。」放齊曰：「胤子朱啓明。」帝曰：「吁！嚚訟，可乎？」

人見爲啓明，帝見爲嚚訟，禹目之以傲者此也。此正恭讓之反，故帝弗用也。案：作曆授時，應是初年之事，自此至舉舜，則皆末年事也。中間數十載，豈無一事？而皆不書，則是庶績咸熙，無爲而理。夫子所謂蕩蕩無名者，信矣。

帝曰：「疇咨？若予采。」驩兜曰：「都！共工方鳩僝功。」帝曰：「吁！靜言庸違，象恭滔天。」

靜言庸違者，言美而事則刺乖。象恭滔天者，貌恭而心則侈肆。滔天，或是惱心，因下有滔天而誤也。

帝曰：「咨！四岳。湯湯洪水方割，蕩蕩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，有能

俾乂？」僉曰：「於鯀哉！」帝曰：「吁，咈哉！方命圯族。」岳曰：「異哉！試可乃已。」帝曰：「往，欽哉！」九載，績用弗成。

知其不可而用之者，鯀在時有能名也。績用弗成，應在舜攝位之後，此究言之耳。史者見堯已辨在廷三凶之奸，至舜而始正其罪。

帝曰：「咨！四岳。朕在位七十載，汝能庸命，巽朕位。」岳曰：「否德忝帝位。」曰：「明明揚側陋。」師錫帝曰：「有鰥在下，曰虞舜。」帝曰：「俞！予聞，如何？」岳曰：「瞽子。父頑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姦。」帝曰：「我其試哉！」女于時，觀厥刑于二女。」釐降二女于嬀汭，嬪于虞。帝曰：「欽哉！」

將遜以天下，不論其才而以行舉。故孟子曰：「堯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」四岳以舜之孝弟聞，堯猶謂其未有妻室故也，而降之二女以試之。傳曰：「孝衰於妻子。」孟子曰：「有妻子則慕妻子。」詩小雅言兄弟之愛，以妻子好合爲先。大雅言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。蓋未見不弟而能孝，不孚於妻子而能弟者。惟聖人察於人倫，故於此盡心焉。

舜典

曰若稽古，帝舜曰重華，協于帝。濬哲文明，溫恭允塞，玄德升聞，乃命以位。

濬哲文明，亦言存諸心者。溫恭允塞，亦言著諸身者。然濬之深而哲，文之盛而明，則外者備矣。溫而本於恭，信而出於實，則內者形矣。

慎徽五典，五典克從。納于百揆，百揆時叙。賓于四門，四門穆穆。納于大麓，烈風雷雨弗迷。

五典克從，則齊家之效。百揆時叙，則治國之徵。四門穆穆，則又足以平天下之驗也。與堯典之義同。烈風雷雨弗迷者，因適有是事，見舜之事天者如事親。威怒之加，敬而不失其度，是孝之成也。

帝曰：「格，汝舜。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績。三載，汝陟帝位。」舜讓于德弗嗣。于德弗嗣，其讓之辭也，猶言朕德罔克。

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。

舜於是始居攝也。

在璿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

璣，機也，轉動之名也。以璿飾璣，象天之器。衡，簫也。以玉爲簫，窺天之用也。七政，日月五星也。此亦堯首欽天授時之意。然堯曆象者，日月星辰耳，未及五緯。蓋至舜而法加密也。○璿璣，如後世蓋天、渾天之類。蓋天之術，以爲天如蓋笠，地如覆槃，北極居中，日月遶而行之。不言南極者，闕於所不見。其又曰天如倚蓋，則就中國言之也。渾天之說，則所謂如卵裏黃是也。自漢以來，皆尊渾而黜蓋。然周髀，周公遺書也，言形則渾爲肖，言法則蓋爲詳。何則？以覆槃象地，中高四隕，明地圓體也。惟體圓，故變動不居，朝莫時刻，與東西遷，寒暑之候，極乃南北相反。其半年晝夜，一歲再熟之說，皆疑異不經，而其故乃察於今日。渾天雖有卵黃之喻，然傳者猶以平體言地，故意爲萬里同晷者有之。今日蓋合渾蓋而通之，其理斯得矣。七政之行不齊，而一政之行，又自不齊。故日則有贏縮，月五星則有遲疾，而五星且有留退。虞、周推步之法，不可聞已。後代

考測，但據視行以分段目，亦至今日而始明其故。其說曰：七政皆終古平行也，因有高卑遠近而生遲疾，皆視行也。天以圓而運，七政逐天，亦以圓而運。喻之丸珠之隨盤，皆自作迴環之勢，非逕行也。故因行而生輪，因輪而生高下遠近，仰而視之，贏縮遲疾以至留退，皆由於此矣。然日者從天，其輪一而已。月五星從天，又從日，故有隨天之輪，又有逐日之輪。兩者相加，然後高下之視徑，遲疾之視差，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。蓋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誣，義和復生，其必有取焉。

肆類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遍于羣神。

首上帝，次以六宗者，在天之屬也。繼山川，次以羣神者，在地之屬也。

輯五瑞，既月乃日，覲四岳羣牧，班瑞于羣后。

言朝覲之事也。乃日讀斷，言以次輯瑞，至于既月，則來者齊矣，乃擇日以覲之而班瑞焉。

歲二月，東巡守，至于岱宗，柴，望秩于山川，肆覲東后。協時月正日，同律